



名家档案

叶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55年的贵州情

叶辛

写了一篇《我写贵州山水》发表在《新民晚报》上，上海的一位读者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

“看完你写的这篇，我一定要再去一次贵州。”

这位读者是个身居要职的女干部，接着她又意犹未尽地补充了一句：

“叶老师写的不仅是贵州，也是自己的青春呐。”

我久久地凝视着微信，觉得一下子被她的这句话打动了。我一边发微信向她道谢，一边加了六个字：你真的很敏感。心里说，她岂止是敏感，看文章的眼光还十分犀利。很少有读者从我写的小散文中读出我的内心。她回了微信解释：“我妈妈也是知青，到大兴安岭。她也常常说起那里的树木森林、蓝天白云，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她在说她的16岁。”

哇，原来是这样！她是从我写贵州山水的文字中，读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的青春岁月的感情，对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的感情。

似乎是一晃眼的工夫，我和贵州结缘整整55年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真是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

2024年春正月初四那天，砂锅寨的杨村长邀请我去他家里过年。他说，叶老师这些年，年年都回贵州来，但大都是夏天来的，冬天从来没有回过砂锅寨。冬天好玩呐，一是农闲时节，二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人都回来了，你和他们都可以摆摆龙门阵，听听他们讲打工生活的辛酸、打工的不易。

我让孩子开车，在年初四送我去了小杨家。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当知青10年7个月的村子。

1969年4月3日的傍晚，在一帮老乡大人娃娃的簇拥下，住进茅草房的情形，仍历历在目。1979年10月31日，我办理了所有的户口迁移手续，把关系转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告别砂锅寨，走上门前坝小山冈，转身凝视这个村落的情形，时常涌上我的心头。

转瞬之间，竟然整整55年过去了。小杨村长的父亲，当年也曾是我教过的学生，在他家火炉边坐定下来，不一会儿就围起了团团一屋子的人，年长的农民讲故事，讲我们几个男女青年在砂锅寨生活、劳动的细节；年轻些的农民就讲他们今天的故事——外出打工时难忘的经历、回到山乡的感慨。镇上正在春节休假的干部闻讯来了，当年和我一起在读读小学教书的石老师也从砂锅寨下边的大坡脚上来了。石老师今年90岁了，我们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教书时有些共同语言。但他现在已是高龄老人，我事前给小杨打招呼，不要让他走这么长的山路过来了。但是小杨说，我不跟他说，事后他一定会发脾气，训斥我。不要紧的，我们有年轻人陪着他，并且把他安全送回家中。

于是，吃过晚饭又接着摆龙门阵，一直聊到了10点后，想到要回省城贵阳，还有1个多钟头，我才和砂锅寨的老少乡亲依依惜别。这天夜里，回到我的住地，已经过了12点。

平时到了这个点，我已经睡熟了。但是年初四这天夜里，我睡不着。砂锅寨的10年7个月插队落户生涯，只是我与贵州结缘的55年来的五分之一，也只占了我实际在贵州生活20余年中的一半。但是得这第一阶段10年7个月，让我真正懂得了山乡里的农民，懂得了农村，懂得了栖息在这块山地上人们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打发着人间的白天和黑夜。

正是在砂锅寨的劳动、体验、思考和写作，使我在这块土地上成了作家，调进了作家协会工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当上了文学刊物《山花》主编。这一段人生又让我认识了省城的社会，在人大代表团里，在当选为青联副主席的十多年中，我又认识和接触了各界人士，和他们交朋友、谈家事，并且借省慰问、采访的机会，几乎走遍了贵州全省的山山水水。

直至1990年夏月我调回上海，这一阶段可以视作我和贵州亲密接触的日日夜夜。

夜，我已习惯了贵州的冬夏春秋，无论是湿冷的冬天，还是温暖的春日，我都觉得生活得安逸自在。

1990年初秋，由于我母亲患白内障，术后效果不好，双目几近失明，贵州领导批准了我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自那时到2013年，可以说是我的贵州情的第二阶段。那些年里，我一直记得贵州有位老领导说的话：“回到上海，你的生活一定更加安定了，但你要记住，工作的同时，仍然要继续写作，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

虽然我对上海新的工作有个适应的过程，但在上班之余，我仍坚持把在贵州开了头的《孽债》写完了，并且陆续完成了其他长篇小说，如《华都》《上海日记》《缠溪之恋》和《问世间情》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只要写到农村，都会有贵州元素。我在写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相比较。都市生活自然以上海为主，而农村呢，总是会和西南山乡有关，和贵州有关。

还有一件趣事，由于上海作家协会机关在市中心的一幢名为“爱神花园”的别墅楼里，较为好找，经常有认识和认识的贵州老乡来找我。门房的一位老同志，也是农场退休的一个干部给我开玩笑道：“要不是，我们在作家协会牌子旁边，加一块‘贵州第二办事处’的牌子吧。叶老师，来找你的贵州人太多了。”

2013年末、2014年初，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空闲的时间多了，几乎年年夏天，我都回贵州度过。一来是参加省里的文学、文化活动；二来爽爽的贵阳能使我静下心来，写作一些新的作品。远的不说，仅2019年以来，我就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大案》《晚秋情事》《魂殇》《婚殇》《恋殇》。这几部书，几乎每一部都是在上海写出了开头部分，遂而到贵州完成的。当然，也有在贵州开了头，后来在上海完成的。

也是在这十几年中，我有意识地走遍了贵州的9个州市。记得66岁那年，《人

民日报》邀我写一篇新年展望的文章，我写了：66岁，走过了贵州省的66个县。到今年为止，这数字已经增加到了79个。需要说明的是，我讲的到过这个县，指的是在这个县里住定下来，采访过和参观过的县(市、区)，如果仅仅是路过，88个县(市、区)我早到过了。

我的身份是小说家。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长篇小说《蹉跎岁月》被评为“新中国70年70部典藏”；2021年，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被评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誉为红色经典。

实事求是地说，这两部作品的创作，都和贵州有关系。《蹉跎岁月》不用说了，那是根据我在贵州山乡插队落户10年7个月的生活体验写出来的。《巨澜》三部曲，其知名度不如《蹉跎岁月》和《孽债》。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也曾出版过6个版本。每一次再版，无论封面怎么换，内容简介或是提要中，都会重复出版时的这句话：……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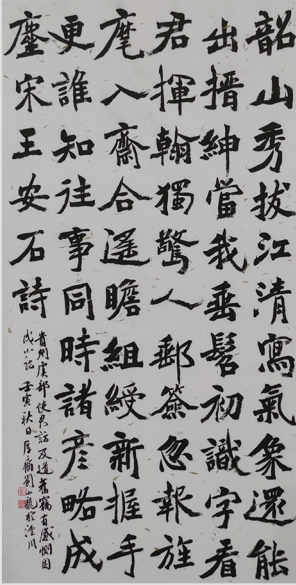
55年过去了，人生不可能有第二个55年。近些年来，我来贵州，目睹了山乡里的巨变，目睹了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由衷地为包括砂锅寨在内的乡村巨变而喜悦和高兴。亲眼看着砂锅寨近年来在宅基地上新建的三层楼、四层楼，甚至五层楼的房子，走进院坝，遇到当年一起在田坝山坡上劳动的老人含饴弄孙、享受晚年的画面，我几次都在心里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有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变化，都是真的，故而有感而发，我写下了共计有200多篇和山乡有关的风情散文、民族散文、人文散文、山水散文，出版的散文集也有好几本了。我相信，这些印成书的文章，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只因这些文字里饱含着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贵州情。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楷书《宋·王安石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侧因成小诗》 刘小龙

韶山秀拔江清写，气象还能出搢绅。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邮签忽报旌麾入，斋合遥瞻组綬新。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刘小龙：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书协楷书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清照的美学典范

李慧

李清照，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格调，而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化扬眉吐气的厚度。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金石般坚硬，但这远不是她的全部，她可以悲壮、豪迈，但也可以婉约、深情，我们来欣赏她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的《声声慢》是美学上的极品，连用叠字而气韵流动顿挫凄绝，字字如泪。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会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著名学者王国维评价李煜“后主之词以血书者也”。我觉得李清照后期之作，是字字血泪，力透纸背。飘零之苦、身世之悲、丧夫之痛、亡国之恨，种种情感交织，她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么长的叠字9句，令后世多少词家为之倾倒。胡适先生评价“一连用七组叠词，这在填词方面极为罕见”。这些叠词不仅富有音乐美，还极具感染力。欧阳修写“庭院深深深几许”，连用三个“深”已经被赞美得不得了，李清照也曾经讲过，庭院深深深几许用得非常好。

李清照是山东人，有一种北方人的直率，而后南渡，跨在两个文化当中，既保留了北方文化的好处，同时又吸收了南方文化的好处。她吸收了江南文化中的委婉，转到一种慢，一种堆叠，一直到今天，我们听说的北曲和南曲，在个性上是有区别的。北方的秦腔、河南梆子节奏都是快的，而绍兴戏或弹词都是软的、慢的、环绕的，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美学。

在杭州祭祀花神的庙宇当中，有一副对联，跟李清照的词很像，上联是“翠尊红红，处处莺莺燕燕”，下联是“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全部是叠字句。我当时看了一会儿就想，到处都是好诗。所以诗不见得到书里去读，它就在文化里，就在生活里。江南民间拜花神的庙里的对联是讲花神的情感，是非常南方的情感，是一种寻找，一种徘徊，一种彷徨，一种缠绵、一种眷恋。至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讲国破家亡、丈夫去世之后，一个孤独女性心情上的茫然感。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有点要暖了，可是天气有时候又会冷，大概在清明前后，“三杯两盏淡酒”，既然很难入睡，干脆喝两杯酒，也许会睡得好些，“怎敌他晚来风急”，本来想睡了，可是忽然睡不着。风一刮，所有的树都在呼叫，声音那么凄厉，更睡不着了。“怎敌他”，完全白话，很像无曲的句子，“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古代常常以大雁的北飞或南飞为书信传递的象征，《诗经》里就有这样的表达，张耒的《春江花月夜》里就有“鸿雁长飞光不度”，也是讲鸿雁作为书信的代表，雁过是书信走了，也是人走了，这个雁以前来过，是曾经认识的，可是现在走了。她非常孤独，带着生命里所有的繁华和幸福都已过去的感伤。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那些落英堆得满满的一地，女性常常会认为花被摘是被一个男子摘，好像花开是为了一个觉得值得的对象，它的意义在这里。“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就是一个这么黑暗的感觉，一个人在屋里灯也没打开，就在那里喝酒。这个情景，拿过来就是现代诗，和我们今天的新诗没有差别，所以李清照非常了不起。她几乎在晚年已经把文法跟现代的语言连接在一起，胡适称赞她是白话词的巨匠。

“梧桐更兼细雨”，这里又是李后主的典故！这梧桐，来自“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这样的状况，这样的情景，怎一个愁字了得。

在古典诗词中，“愁”有多种表达。李白在《秋浦歌》里写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是形容愁的长度。秦观在《千秋岁》里写道“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这是形容愁的面积。李清照在《武陵春·春晚》写道“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是形容愁的重量。李清照在《一剪梅》还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形容愁的速度，但最有特色的还是她的“怎一个愁字了得”，这很像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把所有的愁都概括了，不是具体的愁了，是一种伤心之后的魂断迷醉，是一种生命的超脱，是“天上人间”的升华。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条小河的绝唱

李门

一次平凡的旅行中，我有幸邂逅了一条不凡的小河。

那是一个盛夏的晌午，信步于小七孔景区沟壑之间的我，突见一汪狂流从地底喷薄而出，顷刻铺展出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小河。那山洪般奔腾直下的气势，那巨雷般匆忙激荡的水声，让人目眩神摇。

路旁的石碑告诉我：它叫“响水河”，来自远方那座名为“龟背山”内的阴河——哦，身世不凡！
被大山与阴冷压抑了千百亿年的一道暗流，而今终于冲出重围，一跃而嬗变为阳河，遽然现身于阳光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来一次毫无拘束的狂欢，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但它只汹涌了数十米，初始的狂涛烈浪，被散布于河间的石头、小树与草丛逐一分割，被三五弯弯道连番阻隔，河床渐宽，水势渐缓，露出了些许闲适与柔情。

平静是短暂的。一条来自大山内核、穿峡谷越谷而下的小河，注定不会甘于波澜老成。行约十数步，一道风景线迎面扑来——我的视觉被一片白色占满，被一片白色弥漫，仿佛一卷偌大的白锦从高空抖落下来，将视野所及的一段段峡谷全部铺满，那一汪雪白的浪花之上，全是跌水的世界：水，或如一根白线从尖石之顶坠下，拨动出丝弦样的颤音；水，或如两条银丝于斜石之边倾落，敲击出古箏般的脆响；水，或从几眼小石孔内喷射而出，形成众龙吐珠奇观；水，或沿着一道石缝鼓斜而下，将一丛红花初绽的小草轻摇……
跌水、滴水各露奇姿，水花、浪花一片灿烂！

一位红衣女子，面对那片白色，拍照的手机一直那么高高地举起，忘了按键，忘了自我，似被眼前的景色占满。许久，许久，在身边同伴的小声提醒下，方恍然大悟，将指头在手机上一连咄、咄、咄地按了好几下。

哇！噢！啊……如织人流中，不时传来这样的惊呼声。

极目眺望，七八个形态迥异、气势非凡的瀑布，一鼓作气地闯进我的眼底——那是一道温情脉脉的瀑布，徐徐铺展而来，缓缓沿崖而下，一帘宽宽的薄纱，如丝，如绸，如缎，轻落于水潭之中央，微光闪烁万千点，静流如鳞无波澜。

那是一道由若干粗长水柱和白练组成的强力瀑布，气势磅礴地悬挂于崖岩之上，在坠入潭中的那一刻，似多个重物同时击水，波涛翻卷，激浪横流，参差雪柱潭中立。

那是一道暴雨骤雨似的刚烈瀑布，它从一面陡坡汹涌而来，咆哮着飞崖而下，坠入潭间那一排狼牙状乱石丛中，噼噼啪啪巨响声里，水被“狼牙”们顷刻吞食得所

剩无几，唯“牙”隙内渗出的少许余液，在潭面形成一点点细浪微波。

……………

宽瀑、窄瀑连接成串，大潭、小潭毗邻相伴！它们时而露出小溪的静穆与素雅，时而显出大河的浩荡与气派。
大自然的瀑布杰作们，就这样一幅接着一幅地抖落在人们的面前。它们具有尼亚加拉瀑布的大气，伊瓜苏瀑布的壮阔，维多利亚瀑布的磅礴，黄果树瀑布的雄伟，萨瑟兰瀑布的小巧精致……全世界最著名的瀑布们，全都集中微缩在这儿、展示在这儿了！
好几处河岸，好几个景点，人们争先恐后留影。红男绿女，银须墨发，排起了长长的队列……还有几人，手拿一副望远镜，正在仔细微观某个水花、水波或水浪，如此专注，如此聚精会神。

此时此刻，幻梦中的我，想到了什么呢？哦，纺织机！雕刻机！

响水河的水，是一部神奇的纺织机：白色的、银色的，粗、细、窄、宽的“布料”，从机口永不停歇地吐出，在长约两千米、宽约二三十米的一条小河上，编织成六十八处巧夺天工、无一雷同的瀑布和跌水。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不足三十米，而那铺撒出的每一处风景，却无一不是梦幻之作。

响水河的水，是一部万能的雕刻机：它雕刻着河中的石头、小树和芳草，也雕刻着自己。在它各式各样的雕刻声中，将一条小河琢磨出五彩缤纷。叮咚！叮咚！叮咚……无尽的岁月中，水在冥顽地雕琢，不舍昼夜；哗哗！哗哗！哗哗……水在使劲地琢磨，决心将溪中原物勾勒出千姿百态；潺潺！潺潺！潺潺……水在耐心地打磨，誓将每件作品变极品，不达目的誓不休！

多少万年过去了，终于创作出这么多的空洞与怪石，以及那一处处叹为观止的瀑布、迭水与奇景……置身其中，人的灵魂自然融入。心，亦随景而叹、随景而颤，此外的一切欲念、执念，全都消逝了。

响水河的水，的确与众不同。特别是它的水声，多变、多形、多风韵。从溪口至溪尾，水声伴我一路行。如鼓点，嘟嘟作响；如雷鸣，轰然怒吼；如浅唱，余韵缭绕。它时而叮咚悦耳，让人心境愉悦；它时而潺潺低吟，一丝乡愁悄然来袭；它时而大声咆哮，如电流触身战栗……水声，就这么啊啊，啊啊，响一路大美，响一路风月，响一路多快乐。

行程两千米，匆匆汇入了“打狗河”——一条名字怪异、全长125公里的河流。响水河，打狗河的一条小支流，一条如此短促的小河，它那一路的绝唱，却让人神魂颠倒、经久难忘。

我的心，已被此景占满。不可用言语诉说，不能用诗句描画，只能在心的深处会意、颌首、叹绝。啊，响水河，一条大自然献给人类的梦幻之河！

心上哲庄

刘靖林

知道赫章县哲庄坝这个地名的时候，我还幼不谙事。家住七星关区的一个偏僻乡村。20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我们那个公社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有的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这些老师会给我们讲故事，有时会讲到红军的故事。余秋里将军曾在哲庄坝负伤断臂的故事，我就是从这些老师讲的课里听到的。

哲庄坝这个地名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了。

对哲庄上心了，就开始追根究底地关注哲庄的事。知道它与云南的镇雄县毗邻，这是后来从毕节党史书籍上得知的，因为这里是乌蒙山回旋战中著名的哲庄坝战役的发生地，因此自然而然而要进入党史。而且这里还出了个响当当的人物席大明，席大明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我到哲庄，那已是多年后的事。确切地说，是2021年5月21日，当时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已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50个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和国防教育基地之一，席大明烈士故居已被赫章县县委、县政府挂牌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年我兼任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带领几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的内容就是纪念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到哲庄那天天气晴好，贵州高原西部的赫章县，春天来得要晚些，正是草长莺飞时节，沿途可见盛开的山花，鸟儿们也欢快地鸣叫着。照说是个路春的好时令，然而走在这片有着厚重红色历史的土地上，我的心情却有些许沉沉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我庄严守纪律右手，带领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站在这纪念碑前，站在这革命先烈们抛洒过热血的土地上，誓词的每一个字，感觉都有着特别的分量。

在默哀三分种的庄重氛围里，我似乎看到了1936年3月，红军队伍在弥漫着硝烟的羊肠小道上行进；看到在号称天险的广德关上，贺龙元帅把玩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与萧克将军胸有成竹地指挥着战斗——似乎印证着“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古诗词；看到在红军埋伏圈里的万耀煌部队在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里如热锅里的蚂蚁般晕头转向、丢盔卸甲的狼狽；看到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的旗帜在山峰上高高飘扬……